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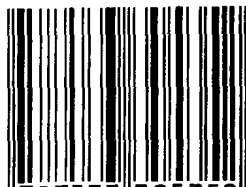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一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692/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一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6.62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二一二冊目次

史部·地理類

〔萬曆〕襄陽府志五十一卷(原缺卷十)(二)

〔明〕吳道邇纂修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一

〔崇禎〕清江縣志八卷

〔明〕秦鏞纂修
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一五三

〔崇禎〕碭山縣志二卷

〔明〕劉芳纂修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崇禎十二年刻本

.....三八二

海昌外志八卷

〔清〕談遷纂修
浙江圖書館藏清鈔本

.....四六七

〔順治〕西鎮志不分卷

〔清〕蘇銑纂修
天津圖書館藏清順治刻本

.....六四〇

〔萬曆〕襄陽府志五十一卷

（原缺卷十）（二）

〔明〕吳道邁纂修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萬曆襄陽府

志五十一卷》提要

襄陽府志卷之四十七

記

襄陽府志

太祖高皇帝勅賜淮濱記

淮濱本在唐縣桐栢山偶值隔阻遂望祭于岵山之顛因立石焉

洪武二年春正月四日群臣來朝

皇帝若曰朕自起義臨濠率眾渡江宇于金陵每獲城

池必祭其境內山川于今十有五年間敢或怠瀆者

命將出師中原底平嶽濱海鎮悉在封域朕托

襄陽府志

天地 祖宗之靈武功之成雖籍人力然山川之神實

默相予况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禮秩尊崇朕曷

敢違於是親選敦朴廉潔之臣賜以衣冠俾齋沐端

俸以俟遂以正月十五日授幣祝而遣焉臣弘承

詔將事唯謹二月二十八日祭于祠下威靈歆格祀垂

孔明磐石鐫文用垂悠久惟神源深流長和氣潛通

典禮既崇網維斯在尚期潤滋庶類以利益生民是

我 聖天子之所望於神明者而亦明神祐我 邦

一家之靈驗也是年二月二十八日大本堂作讀臣謹

弘謹記

故使持節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羊公之碑

李與初

公諱祐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其先晉羊舌大夫之胃當漢中興始自南陽家于岱野纓冕相繼九世于公矣顯祖南陽太守考上黨太守咸有能名公承俊烈之高風明哲之盛代德擅規模仁誠慈惠其器量宏深容度廣大浩浩乎固不可測已其志節言行卓爾不群神遊玄默散志青雲弘之以道籍傳之以藝文於是仁聲遠耀芳風遐流十有七上計吏察孝廉州郡不肯就郡公休之四府並命盤桓累載乃公車徵拜中書侍郎秘書監于時當晉之盛寔楊英俊乃引公爲相國從事中郎遷中領軍遇革命之期任受禪之命秉文經武以集大晉之祚皇采增輝帝威遠邁偉絕代之風弘虞唐之緒帝嘉厥庸饒以大國公乃遂巡固讓裁居小邦天了仍復公中軍將軍散騎常侍內籙王度外綏城嚴恭寅畏帝命允飭運國威于勾陳揮皇樞於紫微十時之盛末有上公者也拜衛將軍尚書僕射以揆大機崇成大業帝道緝熙泰階永肅以江寇未夷乃召公都督荊州諸軍侍中車騎將軍開府辟命乃養民募財開斥國界創築五城以防寇衛境然後闡敷皇風懷遠以

襄陽府志

二

府記

襄陽府志

三

府記

德知大同之業思王道之則齊其士人均其利澤軍無虞警民不疲勞農功田疇百姓布野群黎被德殊俗望風吳人感服機負而至者四萬餘口進位征南大將軍公雖享有茅土歷登台階吐食下士貳於姬公方將殲戎吳國弔民然後偃甲戢兵辭功還身以優游乎初好此公之素志也會遭篤疾春秋五十有八咸寧四年十有一月庚寅薨于京邑天子痛悼遣使持節追賜侍中太傅南城侯印綬贈弔加常也及其塋上親臨過車騎謚曰成侯天子以公德高勛大而屢辭封爵故復建南城之國特以封公公並讓終始上未之許及其薨也夫人夏侯氏追公克讓之志遂不以歛公自出身以暨於終忠言不輟於口嘉美不廢於心成其業不處其功勛其勲不榮其祿儀刑言行動爲世範暨六年春平吳策詔曰故太傅鉅平侯羊祐造建平吳之規潛謀遠畧與衆殊忠勲業不遂然蕩滅之計悉如祐策固能夷曠世之寇拯黎民之患勛烈弘著而寵不逮身其遣使以克定之功策告祐廟昔漢氏封蕭何夫人爲侯以崇顯元功亦古之令典封祐夫人爲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賜絹萬疋於是故吏高文奚庶等僉以公德高而志平位優而行恭徽猷被于江漢群生涉其風者貪

大夫庶儒夫立志雖夷惠之操奮于百世何以常德

未殞奇謀潛界清功遺緒靡所其心乃其碩石刊勒

盛軌永表風烈焉其辭曰天臨有晉乃降皇輔猗歟惟

公應期協矩聰折神庠乃文乃武虞淵其度量其

其明孝思以形乃耀高風辭爵讓榮為而不有志凌清

大如何不乎中年殞未是表是旌已上缺字石

按昆山葉盛水東日記有曰此碑吾邑大夫襄陽鄭

達所惠後題云至正四年甲申秋九月昭勇大將軍

襄陽萬戶楊克忠重建廬陵羅琛鐫考之許文忠公

有壬嘗云太傅之功業見于史其未就交辟郭奕以

襄陽府志

為今之顏子其論三年之喪欲革漢魏之薄此先王

之法以敦風俗蓋有儒者之風使及孔門殆庶幾乎

此其立德其言又備矣陸抗謂樂毅諸葛孔明不能

過未為盡之隨淚碑由梁及今至於四刻若今訪舊

文而刻之石由京師而致之峴首者編脩官楊伊志

卿也今觀是碑多闕字其字體結構雖彷彿當時亦

恐有遺漏失其之弊其即編脩之所為抑亦萬戶別

為之皆不可知已漫記之云

羊公碑陰之記

歐陽玄元

右晉太傅羊公碑重刻善本襄陽鎮帥楊君廷臣作郡

侯呂君象浦屬登峴山追懷叔子盛德慨念古所訓墮

溪碑今不復可見楊君之宗人志卿稔聞王君君象家

多先代碑帖暇日相過語及羊公碑君實適有是本欣

然以授志卿時宣文閣監書博士周君伯溫號曉古大

書法尤精臨摹志卿以屬之乃購得山貞珉又得善工

刻之崇真宮車載至路上易舟涉濟達江淮及漢復樹

之峴首京師大夫七相傳以為盛舉按羊公故碑漫滅

梁大同唐大中宋景祐重鐫者三證以吾宗文忠公生

于襄鄧間蹤迹最密其自夷陵今遷乾德正景祐獨峴

山讀蕭成書所選獨孤冊碑受之收入集中不庶遺

襄陽府志

羊公碑而獨取此意者景祐新刻斯時尚未備也景祐

乃晏蕭所作蕭有創物之智為之必精第恐歐公未之

見耳此本學書之古疑為梁刻昔羊公遊峴謂從事中

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古來賢達勝士登此

望遠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令人悲傷如百歲

後魂魄有知猶應登此湛曰公德冠四海令聞令望必

與此山俱傳由晉距今幾及千載元車書混同文治日

盛好古君子萃於簞載於是與千遺文南城餘烈復傳

不朽豈無數存乎其間哉使公魂魄一日過峴倏見故

碑寧不追憶湛言而德諸君之懷賢慕聖信夫秉彝好德

雖百世猶一日也

按舊志羊公碑陰凡五篇歐陽玄子守誠張起岩蘇大爵與無名氏夫碑陰之記不過記當時得此碑文由于楊伊奉刻京師車載至路易舟涉濟達江淮及漢以樹峴首耳一而足矣何必五且其文惟歐爲精核有據故入之蘇天爵雖亦聞人但謂此碑嘗收于文忠公集古錄中據玄所記則集古錄實未收此故不入外俞焯記峴山草乃謂郝侯升購文刻石于京師遂輦石由汴達襄而沒楊君之績非實錄矣况又及游女無思犯禮之說甚爲無謂故并去之

襄陽府志

卷七

六

唐記

峴山亭記

歐陽脩

宋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其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乃自汲汲於後世之名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非爲然獨

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止也故其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擅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許也

襄陽府志

卷五

七

府記

乃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跡則其爲人與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霽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騷人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紀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

又

張綱明

峴山顧爾名埒嵩華四方博雅以不及登覽爲恨比或登焉猶視晉侯狀貌大弗若所意矣然山故有亭歷千

餘禪廢興圯葺後先相踵尤多出於名勝何哉豈非羊公之休風令聞有足感心而山則弗與耶侍御章山沈公宏才直節被上簡命來按三楚道出亭下披蓁訪古則撓不可躋因覽慨然論於衆曰羊公故遊可弗葺乎公之遊其諸異乎人之遊歟史云公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嗚呼公直樂于此耶古者天子非時非事不敢慢遊文王不敢盤游于田况其下者乎晉人懲黨錮之禍祖尚浮虛末流昏酣卒致覆國啓源作俑王夷甫當執其咎公獨早見斥爲敗倫傷化尚肯允蹈以助瀾哉試與諸君陟斯巖焉下俯漢水襄陽府志 卷七 府記 元

故曰異乎人之遊也後世徒慕其迹至於類縱怡淫人我交厲則禹文之志殆矣僉拜教曰善哉敢不服膺叔子有靈尚當擊節自慶有知我於千載之下爰命韓守廷偉于亭之中新以續鑑不侈不廢決旬而畢敬勒公言以詔來者

峴首亭記

陳埏明

石南子持節鎮襄陽之三年爲亭於峴山之首而名之曰峴首亭亭之址有亭而小石南子病其弗稱也移故亭於右而新今亭規其制爲六稜列以闔扇可燕坐垣以甃甌毋蔽觀循步欄楯則楚山之高可仰而觀也漢水之廣可俯而帶也嘉靖辛丑七月之朔埏有役於襄陽石南子携埏而登則亭朝霞在牖涼風吹衣仰古昔之多賢思流景之易邁載瞻楣間則江山勝跡我輩登臨石南子取孟公之詩揭之矣蓋深有所感也既乃下山麓拜羊侯祠而酌於右所之傳峴堂石南子舉酒屬埏曰子可無言以記吾事埏惟襄陽爲歷代所必爭形勝之區也峴山自晉而下標其傑寰宇人皆仰之名勝之跡也然形勝不自中名勝不自傳而人其主之楚之明齊也以屈完晉之禦吳也以叔子而方城漢水不與焉峴山之傳固矣即其易者飲酒於池而池以酒名沉

碑於潭而潭以碑顯以其繫民也若山季淹無德而醉
酒杜元凱無功而沉碑則泯滅久矣若吳師曰在人
在地非耶吾子之政吾聞之矣惠流於善良威行於頑
梗吏之振厲者有所恃而威墨者不敢為故郎襄之間
雖山菁野卉安如也子其方城漢水之矣即當大拜去
子於此而子已在民之心峴首之事非子之甘棠也邪
他日過此而見其墓然者必指曰此江公亭也莫不有
畏墨之心焉則吾子之亭當與叔子之祠並傳也石南
子曰吾非此之墓吾當夫時事之感觸吾以寫吾憂焉
景物之酬應吾以洩吾思焉賓客之相從吾以紓吾情
襄陽府志 卷十七 十 附記 明

文選樓記

陳祺

淳熙九年夏六月詔前禮部侍郎齊公鎮襄陽越明年
教條既定昨俗知勸懲鄙不聳民恬以嬉公於是搜訪
古先哲人遺風軼跡隱而未著者以寓遊觀得梁昭明
高齋缺址於誰門直西古城上按圖經昭明嘗聚才士
劉孝威庾肩吾輩凡十人著文選號高齋學士南史載
昭明生襄陽五歲讀五經兼通諷誦高齋之號或者基

於是歟後人即其址為齋歲久挽腐摧於蓬蒿公命撤
而新之齋虛而明高而安心舒目朗闊覽無礙其西為
楚山蟬蛩扶輿兩環翠屏旁出數峯蒼然秀色遠與天
際浮以清江飄以白雲纖穠去來瞬息百態其南則鹿
門峴首肩隨踵接橫闌几席若將俯而有之凡樵夫牧
兒步上下山皆可指數於烟霞香霽之中近而里閭樓
觀萬危如麟方春草木搖颯雜以丹碧市城雉堞迴環
璀璨鑒鑒照人憑虛而望者不臨流不適楚而得大觀
雖古今盛衰興廢或者不同而山川高下之吐吞煙雲
朝夕之變化閱千載如一日者固有焉此昭明所以飾
為齋宇以處其徒廩其見輯為嘉公為之激昂慷慨尚
友昔人揖其風於既頽也始公以人物議論披上春知
入為監察御史疏十事議切時病當上意遷太常少卿
日趨經筵益陳治道上以公所學為有用不數月而三
遷其官公於斯文誠有大過人者猶憐倦於文選何其
昔李善著文選之學積其註為六十卷李德裕家圖不
置文選請其書為不根好惡所在二者俱失之偏惟公
忘言於缺擇而涉取其精華發為斯世之用公蓋得其
全者歟新其齋而表出之昭明之遺緒公而不泯矣
之下曰樂善堂者嘗聞之以藏前後中將之傳公以是

爲不可缺乃給近之可記憶者傳見於其齋公名慶會
宇子餘青社人云

襄陽北樓記

符載

天時有晦明人情有舒慘或感舜交構舞變不發非登
高遠眺望則無以踈達其氣適冲和之性焉謁謁襄陽
山水之鄉征南興岷亭之賞賢王造北樓之勝綢繆千
載遐標一致靜躁其有得不根抵於是乎然勢勝則同
制作乃異請得本末而言之先前之人公舍之內特建
危榭以環碩之才樹室襟之地左右翳會顧視生熟人
莫能登其無光輝我公懷之思有所致會異日官府無
事攜鄰生枚叟之客高步縱觀于城之墉次于北隅大
獲偉地公竟符襄意據陣不去玄機一發樓在吾目由
是振陳成新拔卑爲高經營鼓智財力什一笑忤之下
表我橫空王裏人駭之謂靈物佐助不然者何以不殫貨
不峻程不罷民而成不朽之績容易在此之甚也夏五
月辛丑公欲至遲遐矚亦既樂只爲食肴酒聚賓而登
之巽其勢隱軫崇融上乘百雉旁歷萬井飛陞虹指長
檻雲截陵昭回而水睇闔萬態之紛紜楚山無際漢水
遠去郢門商洛微茫天外當是時大火炎炎里閭如蟠
更簾曝臨躡灼不解及其燕也即窈窕靜深端和肅清

輕颺四米衝門動局坐賓相頽如在顯氣况乎春之發
舒秋之沉寥固不言而勝矣壯而不侈謂之範作而不
費謂之智登降有序謂之禮宴宴有惠謂之仁道崇者
聲輝位大者物舉縉紳君子咸謂爲此樓與羊公岷亭
不沒矣若樞密土斬異材礱他山之石奪齊人之力肆
浩蕩之觀窮靡曼之樂實曰涼德賈謗不暇亦文者何
述焉野人鰥劣備詳公明向之聲教揚休休爲來者大
猷五年六月十五日記

襄陽張端公西園記

符載

南雍州地靈氣爽號爲雄勝岷山漢水環抱里開東西
襄陽府志
主人有問於我我或致讓其地荆揚淮楚之不侔也由
是侍御史張公得風景之高朗休連師之仁愛遂此一
屋作爲宅居居有園園在萬山東五六里檀溪西三百
許步南值漢高廟正相當佛宮數四與岑巒邈迤蒼蒼
松檜盡爲庭木前有名花上藥群數簇秀霞鋪雪灑
灑清波後有含桃朱杏的礫陰翳殊滋絕范甲冠他園
每天清雲淨雨霽風息山僧羽客泊簪纓好事者來
從之開軒設簾耳目祛曠煮茶摘菓動至酣樂出門爲
人宴宴居誠山林適自中得萬家何遠故公用是上才
卓開八葉舊藹藹畫輪飛音宜令手操財賦之酒心寓

希夷之際人謂中薄我有浩氣屈伸通塞類如也即西
園之地實張公營道之場也是何樓心拔俗之政曠也
如此載匡廬道客日游踐復故轍書衆美於素壁之上
使異日造辟強者遂用之爲導人云丁丑歲六月庚午
推曆者以爲金農火而伏之日也符載之記

南平樓記

虞集

昔我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重兵戍襄樊臨制東南
既而圍襄六年而克之遂以取宋南薄嶺海莫不率服
區宇既定撤兵以息民其留鎮襄陽者兩萬戶之丘也
於是其帥楊侯珪以至元五年即故山南東道節度之

襄陽府志

卷之

古

南記

牙門作新樓於其上戎幕治焉姚文公名曰南平而爲
之記落成之日作楚人之歌以相之至於今六十有餘
年矣其爲樓也屹然中郡而高起風雨旋薄歲久不志
今萬戶明威將軍完者禿懷遠大將軍楊克忠武臣將
軍也先帖木兒葺而新之則仍改至元之六年庚辰之
歲也既成以書抵江南求予記之嗚呼襄在荆豫之交
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世祖皇帝神武制勝之蹟
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蕩悲歌慨慷殆不足以當其山
川而集何足以言之哉今夫襄之爲城鎮鎮千里北出
方城渡沔水達平周鄠晉衛之交宋出平皋彷徨平陳

蔡齊宋之野大車之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利
祿而往來者塵相及而於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芻
餉之所輸也湯湯江漢之流布縷縷章禾麻菽麥衣被
乎東南湖海之間者則文皆昔日竭其民賦疲於奔命
以自救之徒也原田晦晦十千其耦林樹邑屋參伍鱗
次比隣婚姻飽食以嬉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
墉書戰夕備不舐一朝居之地也嗟夫天下之治平久
矣海內一家偏方下國特險阻以自固者悉以剗削消
磨而無復遺跡况夫襄之爲郡蔚爲內地涵煦聖化作
養生息之深厚者於士大夫執掌王事之餘馳驅之暇

襄陽府志

卷之

五

南記

樂其風俗之淳美土力之完復於是有逸居安食之思
而四方遊士賓客以相後先他郡蓋莫之及也而爲之
民者幼者壯壯者老者老若日以盡矣徒知其長子老孫
養生送死之樂豈復知有祖宗經理艱難之功師武臣
力之故執想夫元戎當歲時之豐樂軍士之休寧與其
守臣宣佐吏士飲酒作樂於斯樓也憑高望遠徘徊四
顧觀夫人民城郭山川 於煙雲晻藹之間道先世
之功烈以詔其子孫使無忘警戒於無虞而世世保茲
樂土以奉國家威德於無疆則自三將軍始也岷山之
崇樓溪之深視彼異代之慨世處於一時使遠名

後世而自許於茲者則可以一慨也矣

鎮南樓記

曾鐸明

嘉靖三年湖廣副察使南亢王公朝鳴撫襄及三載公既作鎮南樓城裏守海鹽徐子正相厥志乃以公命命宜城訓導夏時亨持書幣至以記請予曰樓之知名海內者亦多矣厥有大繫不容無作者不知有幾今樓於襄而以鎮南名將所謂有大繫者歟予嘗閱地圖又於襄嘗取道上京師諦觀焉襄是中土阻山林帶江漢言地爲形勝言郡爲雄宛許關洛晉衛鄭陳齊宋之交漢沔巴蜀吳越之際舟車惟其所適貨賄遷化漆絲羽革襄陽府志

卷十七

志

府志

菽麥布縷沾被原野湖海無適遠是誠水陸之會南北所控扼也地饒財殷士文而悅道俗重義而有勇而天下無事登教由以四漸緩急則恃以固有北故晉守以羊祜杜預卒以取吳南宋播迫嶺海寔在元人窺襄六年之後我國家特命中丞撫治又專任副察使蒞之有以也表表威容占望之典苟不可缺則斯樓豈容無作乎樓舊址相傳梁作文選樓於此唐因以建山南東道樓宋脩之入國朝改鍾鼓樓經燬永復舊規址今葺治根以巨石門闕增崇廣焉樓其三層巍乎壯傑稱其地上揭月令貯鍾鼓漏刻仍譙之制據今名所爲固

當不止是也或以爲樓填東北之虛儼西南山以護風氣此雖古人陟觀景相之遺意亦鎮之一義耳而寔尤有大焉者王公撫襄之政嚴從恕出威行奸懾恩流而善勸深山窮隩附隸而野心者悉以友民而守以徐公良平之理人肥氣祥歲用豐樂故斯樓之作裏里居人士從史寔勤撫按諸公咨謀惟協落之日耆稚和會觀厥成以爲要事亦若知公之志者夫樓以臨觀爲功繼自今登是樓者憑虛徙倚而四望焉霏靄朝收穹宇夕霽遙樹畔天山川踈朗四境之內暨向所謂南北交際者近出復鳥遠系攘紛列而前陳臆况得無有感乎俯襄陽府志

卷十七

志

府志

間閭則思加之富教閱封守則慎固於無虞人心求之峴碑天威不咫尺遠邇更茲土者能無事乎望隆中慕武侯見鹿門思德公民胞物與舉在日中士之弘教謀出處者能無是乎若其警昏晚時息順晨以興事則齊民邦本之職也早暮窮達皆於是乎受益而收功則斯樓非過情之名矣於乎其無以人而負斯樓也夫用繼作者之志永以爲告

仲宣樓記

王世貞明

自王粲仲宣依劉表於荊州作登樓賦而江陵有仲宣樓後襄陽有樓亦曰仲宣而友人裴少史周紹稷至自

備楚乘遠斷以屬之襄陽其詞甚辯而其旨以劉表始
至宜城用二蒯蔡瑁計討平諸賊北據漢川以臨中土
幾十五年而其子琮始降曹氏蓋終始不離襄陽而江
陵特其支郡仲宣之依表為幕下參佐以共朝夕不應
去襄陽而登江陵之郡樓也然劉良注茲賦猶以為江
陵而盛弘之荊州記則直以為當陽其所稱陶牧昭丘
云江陵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又當陽東
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之按張華志稱范蠡
葬南郡之華容又云濟州平陰東有陶山山有陶朱公
冢則所謂陶牧者未必確而楚昭王避吳去郢北徙都
襄陽府志○卷之六 府志

為襄州之樂鄉其所謂昭丘者亦未必不在襄之近境
也賦又云倚曲沮之長洲注引地理志漢水房陵東山
沮水所出今房陵實為襄境邑而沮水至郢入江故不
走江陵道然鄭道元謂沮水南逕麥城西又南逕楚昭
王墓東對麥城而據此賦語為証則仲宣之所登者一
而後人之所擬者三其在襄陽去賦事辭稍遠而於理
為近也夫襄陽之必為仲宣與江陵之必不為仲宣吾
固不暇論其辭之微稱於後世若士衡兄弟之所讓筆
亦無足以容吾贊獨惟當仲宣時天下半凝矚於戈戰
其可借而託足者獨荊州而幽憂感憤之極自謂其身

莊鳥而心鍾期若有羨於求辭之獸與舉翼之鳥且以
景升之將貼而荆杜之不木歟迨其二說琮而歸操甘
為其用事之掾而內絕其所從之神武遂忘先太尉司
空之所以相漢其於辭蓋不以風而以頌矣然則仲宣
之所為懷思故土也非故國與故主也予既以詔絡縶
而舍事國主有所拓歸於樓使使來請記今天子
累葉神聖薄海內外為一維窮髮不毛之地梯航所可
及者若在堂隍之下而無所慮其私王以親賢有國
茲土世世共奉惟謹亦寧若景升之不恤其祀而自玷
于宗衰執子故不辭而書之以示夫遊者仰而國俯

而家靡所不衍衍即欲有撰述以鳴熙代之盛而附於
登高鉉賦之義足矣固不必以仲宣輕重也

重脩老龍堤記

裏定王

仁人君子用心而數惠博蒙其澤者匪一人亦匪一稊
蓋千萬其入千萬其裨也襄陽城逼漢江雨積水溢則
灌潰故昔人由萬山抵城東築堤捍水居民免其患堤
之功也歲久為波浪衝激浸以傾頽不決者猶一縷以
繫萬鈞危乎可懼也茲諺有之曰水打老龍堤襄陽城
是養魚池其語雖俚其事則實也成化壬寅秋撫治鄖
陽等處王都魯克深拊恤士庶慮斯患匪細而功亦弗

小乃謀諸潘泉楊少參琚訢以爲任遂諏日酌江命屬成徒先鑿石爲象鼻以殺水勢復斷于山而畚于郊列木以固其外築土以實其內衛以柳而護以菱官不費帑民不告勞數月而事集厥猷茂哉少參是堤其有益於襄人惠澤所披誠可謂高且遠矣鎮守韋太監王總兵喜其成爲襄人請記書以識之傳其事於弗謏也工始於是歲閏八月壬午成於癸卯庚子云成化十九年立

延生橋記

襄定王明

襄陽城未詳初始由西北抵東南皆近江昔人惧灌兩

襄陽府志

府記

江溢則城浸自萬山東築堤衡十餘里捍水患猶惧堤決于城西南一里跨渠作橋以利所如唐神龍間民由此登山避水因名救生圮於橫流若干稔前守是者率靡究心近撫治鄖陽等處大理吳少卿文博意欲脩復以難去 聖天子勅王都憲克深代之巡歷過襄諏利所輒省群父老以是橋白克深大爲民懼乃屬馬憲副啓東相其成啓東即召徒役定規畫且既廉會料多寡分工緩急徹毀而易新作二券券長十九尺高如之廣二十六尺傍置石欄橋東臨流表予更名延生橋親書以榜于上舊觀音大士堂亦如鼎建於壬戌化壬寅閏

八月壬午明年七月庚子告成鑿密鞏固而垂悠久居民免于墊溺仁何溥矣啓東請文予嘉其事有功于襄人故記俾勒于石以示後之觀者

重脩襄陽城堤記

趙永明

襄陽之地遠跨荆蜀外接江漢水陸襟喉之會湖南首郡也城之北界以漢水障以巨堤以備衝漲之患正德丙子大水潰堤城亦就圯憲副聶君率所屬大度土工擇日告事民歡然從之方水之退也沙積堤上因而成洲君植柳萬株以固堤岸復築二堤于城西民賴以安歲再閱厥功告成郡之士大夫若侍御曹先生暨鄉進士韓應元董咸感君德托予內兄鄉進士王承吉徵文以紀其績予謂藩臬之設凡以爲民也居以城郭養以土田教以學校斯三者固守令之職而藩臬統之十而國家之治忽關焉其事可謂重且大矣夫一郡之民四方相距綿亘千餘里其地可謂廣矣生齒之繁動以數萬計其人可謂多矣分田以制賦定則以立役其法可謂詳矣斯數者皆藩臬之事也藩臬得其人則賦有定法役有定等教有定則罰有定律民之冰恩向化者皆莫然以安欣然以和天下之治亦於斯乎考見矣使徒以威而不以愛以法而不以情兼以剝削其民則其

以以厚其家則一失其道民無所依雖高城深池不能
強而使之守矣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者正以是歟昔
唐邑守并州齊王謂爲金城李勣守并州唐太宗稱爲
長城蓋其德足以服近威足以制遠隆名重望隱然爲
一方之鎮蓋有不賴城而安不因險而固者也善域民
者果專恃乎城邪聶君舉唐戊進士兩尹大邑卓有政
聲既而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出按廣東動持憲體吏民
悅服因親老告病歸以例致仕劉瑾敗陞雲南按察司
副使分巡大理金齒政績有碑丁外艱復除湖廣荆襄
撫民副使君在官清慎有幹局創立條教用繩不法民
畏威不敢縱且聽訟惟允犴獄無冤民凡取贖悉貯于
官用需公費若夫成城之役民不勞而事就緒者亦其
一端也以故廉介之標遠及旁郡千里赴愬片言而定
巡按御史張汝楨廉知其能薦于 朝斯足以徵君之
賢矣夫君自任事以來敝歷中外餘二十年賢聲美政
流播遐邇通監司部使交章推荐其亦可謂難矣使假以
廟堂大任而縱其才力之所能功業之建足以爲 國
家之重彼唐邑李勣者亦何人哉姑書以爲記君諱賢
字承之川之長壽人也

漢江浮橋記

曹璘明

凡天下事計其有大利於民而小害者要必處之也斷
執之也堅而爲之也有力則事易集而人不擾否則載
鬼張弛行邁而謀矣易曰訟以先民民忘其勞其此之
謂夫襄陽有漢水出今漢中蟠冢山掠方城東南入江
潯暑暴漲水齧城趾恒爲危事憂舟人乘之射過客利
無厭于襄在都聞四方之工有必道襄者咸憾其舟人
之橫索與黃河等物極必反予知他人之有更也先是
都憲宜興沈公繼而益都陳公偕爲是病欲設浮橋重
之者顧難其人乃謀及憲副毛公少參華公暨太守扶
風胡公守正僉以二守內江周君濟之可遂檄以屬君
襄陽府志○大卷七
以丁未進士擢斯職而位不充材乃出公帑集礪鍛召
工師商確料具梗楠杷梓豫章爲舫爲筏爲檻者於是
乎畢至造舟七十有奇霜降水涸則比之而加板焉圓
鐵爲環置舟首尾鐵麻爲縛關乎其中自南達北長一
里許各維於砥柱名曰濟漢馬蹄車輟踵接乎其上有
雜九地之人颺布掛席檣馬往來朝去而暮來者蓋不
知其幾也萬山嶺照予嘗歸自古樊徐步乎其間翹首
而望則見江水西來峴山圍表樓櫓紛拏萬家烟火槩
挹如麻管絃溢市旌呌長空鷗汀鳧渚於是襄陽風景
爲天下冠夫君以早子之身爲衆任勞不廢時曠日不

勞民傷財不憚忙利害不徂忙簡畧安固不搖而卒以成功非斷且堅而勇於敢爲者烏能保其不朝興而夕輟也堯夫水土既平觀河洛者思禹乘輿已遠過漆有者懷僑夫禹之功天下後世之功也以僑也較之特蹄涉鮒轍耳彼煦妪以爲仁濡沐以爲德猶尚如是况乎漢水湯湯一瀉千里非葦可抗非冰可渡長橋卧波蹇蹇偃蹇齋者無朝涉之憂居者享坐收之利而田農野叟流通勝負者不寒寒而可濟矣口省當幾千緡何但秦有乘輿而已行旅陰被其惠而不知伊誰之功邦人顯蒙其愛而莫知所以爲報於是致仕教授譚君鎮太

襄陽府志

卷七

詩

府志

膚功永賴記

李大魁

襄陽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險實在焉然數爲水患

城西起萬山築長堤曰老龍坊其悍鬪鬪勢東長門堤舊卑然亦未有水踰之者是二隄者固所以藩屏乎城者也嘉靖辛亥秋七月既望漢江暴漲潰決而入水四攻郡城一時圯者七所人浮怖色三日而水退識者曰茲城也茲堤也吾襄人所域以生者也而損壞若是蓋二百年未有之災也易其於處乎孰何也時歟而財乏民窮而力卑知舉事之難也乃我分巡憲副洛南陳公分守少參少郭雷公奔救自武昌過署不入厯諸公所一公識見遠大一躬行問其地方受災之由防禦未固之術權宜賑恤之事費出經約之槩罔弗有成筭矣

襄陽府志

卷七

詩

府志

且語之鄉士夫曰襄人其勿憂乎拯溺救焚守土責也其敢不力乃同郡守芹谷呂公顯暨諸僚屬執事廣詢而博訪熟思而審處勞乎民不病乎民用手財不竭乎財有綱有紀可久可大規畫已具乃中之撫治都御史龍岡張公巡撫都御史竹墟屠公巡按監察御史梅林胡公詢謀僉同分工并舉不數月間全城屹立排壘漢而倚江樊矣長堤延袤盡虹霓而則較龍矣士歌于洋農懽于野商賈誦於市四方之人過而誦諸道路基吾襄人以千萬年磐石之安貽我襄人於子孫曾玄保障遠日遠逝矣而發聲靡替旌旆遐矣而羨思如昨